

家住新疆·散文

刘亮程
主编

尚崇龙有媒体人的经历，有幸走遍新疆。他热衷于风景人事，走一路写一路。《睡在戈壁滩上的辣椒》是他多少年来对新疆的一人之见，一人之感。文学说到底是一个人的行为艺术，独自表演，独自谢幕。

◎ 尚崇龙 著

睡在戈壁滩上

的辣椒

新疆人民出版社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作者介绍

尚崇龙

尚崇龙,笔名丹江,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系新疆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著有散文集《去帕米尔的路上》《漂流的花朵》《往事如梦》等。

编委会主任:张新泰

编委会成员:刘亮程 刘光宏

范勇胜 李颖超



家住新疆丛书

◎ 尚崇龙 著



睡在戈壁滩上的辣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1080316

新疆人民出版社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睡在戈壁滩上的辣椒 / 《家住新疆丛书》编委会编.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1.10

(家住新疆丛书)

ISBN 978-7-228-14571-3

I. ①睡… II. ①家…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6704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3652362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制 作 一心设计工作室
印 刷 乌鲁木齐军星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家住新疆序

刘亮程

这是一套讲述新疆家园生活的书，由不同民族的作家们，书写共同的家乡——新疆。家乡是文学言说不尽的母题。对于每个人来说，她都像空气一样，像阳光和雨水一样。小时候，家乡是童年的村庄。长大后，家乡是整个新疆。家乡随着年龄在变大、扩张，但不会大过新疆。对于家乡的情感，也远非一个爱可以说清，它更丰富更复杂，百感交集。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家乡。作为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美好家园，当我们说新疆是自己家乡时，其实它也是许多人的家乡，是许多不同民族的人们的家乡。当我们用汉语表述对家乡的情感时，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里的家乡又是怎样的情景。在新疆，普普通通的一场雪，会落在十几种语言里。每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太阳这个词也会在不同的语言里发光。许多种语言在述说我们共同生活的地方。这正是新疆的丰富与博大。家住新疆，是十位各民族作家心中的新疆之家。正如土地会像长出包谷和麦子一样，长出自己的言说者。这些充满着爱和真诚的家乡文字，是对新疆真实生活的一次可贵言说。

叶尔克西的《永生羊》，讲述的是她小时候生活的北塔山



牧场。上世纪五十年代,由哈萨克牧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兵团人组成了这个边境牧场,人们一边生产劳动,一边守着祖国大门。克西的父母就在那里开办牧场小学。《永生羊》以孩童视角,梦幻般呈现了那个特殊年代特殊地方的故事:四季迁移的哈萨克毡房里不为人知的生活秘密;人的悲欢离合和羊的生离死别发生在同一个小山冈;铺展的青草年年将人畜引向远方又回到老地方。自然与人世的交融中,唯一不变的一颗纯真童心,是引领一切的魂。我们跟着她回到那个久违的又似乎不曾有过的童年家乡。《永生羊》的再版证明了这部作品的持久魅力。

《发现塔玛牧道》是方如果继《大盘鸡正传》后的又一部文化人类学散文。在塔城塔尔巴哈台山和托里玛依勒山之间,存在着一条长达三百多公里,有三千多年固定转场历史的古老牧道,至今每个转场季节,仍有百万牲畜延绵不绝走过这里,它是世界现存的规模最为宏大的草原转场牧道,是游牧文明的最后奇观。2010年,方如果发现并命名了这条千年古牧道——塔玛牧道,并以理性而优美的文字,将这个人类古老神奇的游牧家园呈现在读者面前。塔玛牧道的发现和命名,应该是新疆的一个重大文化事件,其意义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认识和发现。

生活在油城克拉玛依的赵钧海,自觉地把自已当成准噶尔人。《准噶尔之书》是一个“准人”的苍茫心路。作者站在盆地中心追古怀今,从边野历史到心灵记忆,此时此刻的生活连接着古往今来。曾经的游牧家园,现在是石油人的富裕城市。那些雕像般的老石油工人、农场职工、母亲,在延伸着另一段历史。与生存之地的历史和谐相处,大地上过往的先民皆是祖宗,不分民族人种。这不仅仅是作家的思考,也是我们每个人应有的心态。

康剑在喀纳斯一带长大,后来做了这个新疆最美地方的管理者。他的山水文章是安静的,那些他看了多年听了多年的风景,在进入他的文字时,有如走上回家之路一样惬意自如。好文字是家。那篇《禾木星空》就是给漫天繁星构筑的一个文字的家。自古以来的永恒文字里安顿着万物之心。《聆听喀纳斯》是心灵与自然的对话沟通。山水言语,花草唱歌,人在



聆听。康剑的家安在喀纳斯山水里，风景亦是心景。他以长久的聆听写出了有关喀纳斯山水的可信文字。

《天堂的地址》是军旅作家王有才的第一本散文集。读有才的散文，更能体味“文章老来好”。那些新疆风物在他手掌中磨砺多年，把玩出味道了。把玩是更高智慧的把握。他对大题材散文的有效把握和书写能力，是许多作家所不及的。有才的文字有新疆方言和多民族语言混合的智慧。

唐新运从小生活的老奇台，是新疆汉文化积淀深厚的地区。在新疆，东起哈密、奇台，西至玛纳斯、沙湾一带，是汉唐以来中华农耕文化落地生根的重要区域，留有许多农耕遗存，新疆话及老新疆人的生活习惯，都在这一区域完整保留，它们是汉农耕文化在新疆的根。《天边麦场》是奇台老新疆人生活的生动写照。唐新运的散文语言汲取新疆方言特色，灵动俏皮又不失厚道。

张景祥《一代匠人》中的蒲秧沟村，是沙湾县商户地乡的一个村子。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村里逐渐聚集了一批天南海北的匠人，崔木匠、赵屠夫、张皮匠、说书人老李等先后在村里定居下来，那是手工匠人们逞能的最后年代。在他们中间长大的张景祥，日后成了一个文字匠，活生生地记录了匠人们的手艺和生活。这部书的最大特点是，直接将新疆方言引入散文写作，这些土生土长的文字，野趣横生，有着不寻常的创新意义。

《跟羊儿分享的秘密》是帕蒂古丽的处女作。书中的大梁坡村，是一个由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共居的村庄。在新疆，这样的村庄很平常，大家在一个村里，生来就知道怎样跟不同民族的人们一起和睦生活。古丽的父亲是维吾尔族，母亲是回族，她从小上汉语学校。在她充满维吾尔族味道的独特文字里，地处北疆的大梁坡村有了一种特殊的气息。我不知道这些文字译成维吾尔文会是什么样子。同样的生活，在另一种文字中会有什么不同的意义。这部书非常罕见地写出了乡村女孩的成长秘史，那些只能与羊儿分享的秘密，最终还是与我们分享了。优秀的文学都在与人分享人的秘密。而土地上曾经的美好生活，也许从来都不应该是秘密。可是，如何说出它，却是文学永恒的秘密。



孤岛以诗人的激情书写新疆山水。《沙漠上的英雄树》是他对新疆精神的写意塑形。新疆是一个容易让文人激动的地方，它的辽阔、独特和丰富，都太容易被文字猎取。无数的文字在书写新疆大地。大地不知道人在写它。好文章让山川精神，让草木有灵。坏文章也无损它的皮毛。众多热闹的猎奇文字之后，山河会等来它真正的书写者吗？

尚崇龙有媒体人的经历，有幸走遍新疆。他热衷于风景人事，走一路写一路。《睡在戈壁滩上的辣椒》是他多年来对新疆的一人之见，一人之感。文学说到底是一个人的行为艺术，独自表演，独自谢幕。平常人也幻想也激动也有故事，但过去就过去了。作家却试图用文字表达。这似乎是一件多余的事。但还是有那么多人在努力地挣扎写作，像草丛中的小虫想发出单独的声音，想被另外的声音记忆和传诵。写作本身是一种试图与时间和遗忘抗争的艺术。尽管是一种徒劳，其中却蕴含着人独有的最绚烂的幻想精神。

每一本书都在创造个人的新疆记忆。新疆是一个容易被猎奇、被传说、被魔幻和被误解的地方。家住新疆，是立足家园的文学书写。文学能让不同种族、宗教的人们在一滴水、一棵草、一粒土中找到共同的感情。在对同一缕阳光的热爱中达成理解与共识。在大风和无需翻译的花香鸟语中，敞开我们一样坦诚的心灵。从家出发，我们会到达人类共同的心灵之家。

2011年7月23日



目 录

大唐北庭都护府

你好,星星峡	001
看不见的河流	003
走进一个没有人的城堡	005
吐鲁番,穿越千年的梦想	008
我的快感在沙漠驰骋	011
青湖美,青湖水	014
夏日的舞蹈	017
梦中的城市	020
大唐北庭都护府	022
古典奇台	025
从石门子岩画看先人们的生活	028
奎屯,奎屯	030
秋阳轻洒白杨河	032
金色照耀古尔图	035
在天山峡谷漂流	038
戈壁田园	041
独有的风景独有的城	043



徜徉在伊宁大街	046
六月美景秀天山	049
在伊犁看草原	053
草原上美妙的琴声	055
穿越哈日图热格河谷	058
大风掠过阿拉山口	061
福海归来不吃鱼	064
湖光山色喀纳斯	067
克兰河,白桦林	071
在额尔齐斯河上	074
做客锡伯人家	078

睡在戈壁滩上的辣椒

博尔塔拉随笔	081
山的脸谱	087
温泉的天空	090
睡在戈壁滩上的辣椒	093
泪洒中哈边界线	095
骆驼山上	099
那是你的眼睛	102
乌伦古湖,让我把你当做海	104
童话禾木	108
凯撒儿的割礼	111
诗人王洛宾	114
在焉耆听秦音	118
博湖,母亲的乳	121
当我看见塔里木河	124
一条美如孔雀的河	128



天高云淡一线天	131
荒芜的蒲昌古城	134
塔里木秋色	136
罗布泊消失了的部落	140
天山深处藏古刹	142
在克孜尔读石窟艺术	145
好一片金银川	147
出嫁的热娜古丽	150
种树老人巴拉提·艾山	153
冰山环抱的石头城	155
和田玉石一条街	158
喀什噶尔的春天	161
去帕米尔的路上	164
沙漠中的达瓦昆湖	167
中巴界碑	170



你好，星星峡

星星峡到底是一条怎样的峡谷，就像我每次经过它都在睡梦中一样，一觉醒来却是哈密，星星峡只是一个梦。但我还是想问候一声：星星峡，你好！

星星峡没有大峡谷，星星峡没有湍急的河流，星星峡没有一棵树木，也没有青青的小草，这里只有戈壁的风和石头。风刮过之后，石头在戈壁滩上低沉地唱着歌。星星峡是一个镇子，它是西出阳关进入新疆第一个有人类的地方。当它第一次展现在你的眼前，那分明是电影里曾经出现过的无数镜头，孤寂的镇落释放着无力的炊烟，到了天空什么也看不见了，偶尔能看见有几辆卡车的司机在镇子里走动，吃过哪家拌面之后，车徐徐开走，下一个司机又徐徐开来。如果说星星峡是一个小村落可能更确切，沿着国道有两排房子，二十来米长的街道，不进房子很难见到镇子里的人。在司机们的眼里，它可能是路标，也是喘喘气的地方和吃饭的地方。

我知道有很多前人从这里走过，后人还得从这里走过，它就像一个梦的驿站，把古今连在了一起。而当我第一次到达星星峡，那是在 21 世纪的第 2 个年头，岁月把我的梦拉得很长。首先声明，我不是一个过客，只是一名记者为了一次采



访,但我在去星星峡的路上见到了独行者的身影,一个孤独的村落与一个孤独的行人,让我想起古人那句话:西出阳关无故人。我仔细看了出发时的站牌,从哈密到星星峡 210 公里,这段路程几乎都是戈壁滩,虽有“苦水”等几个有名字的地方,却不见一个人类,而从星星峡到酒泉,还有 400 多公里,除了柳园外,也大多无人烟。星星峡却有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这是汽车进入新疆的一条主要通道,车多就显得镇子有了生机,许多过路车只是打一下喇叭,以示礼貌:你好,星星峡!

站在星星峡两边小山包被废弃的炮楼上,好像有一阵远处传来的马嘶声,偶尔有几声冷枪,要打破这戈壁的宁静。我的眼前是一位疲惫不堪的将军,他带领了 400 人马刚刚躲过敌人的追赶,星星峡迎接了这位将军。这一切却是真的,但我想象不出它是发生在星星峡这个地方,炮楼的山脚下有一座不高的纪念碑可以做证,它发生的确切年代是 1937 年。当那位将军后来成为了国家领导人,星星峡着实让我感到震惊。我从镇子走向山包,再从山包走向镇子,经过这座纪念碑时,伫立许久。星星峡无声地望着我,我却惊讶地望着星星峡。这是一个太小的镇子,至今也就只有几十口人,没有物产,没有特产,唯一的经济是靠餐饮,连吃水都得到 200 公里以外的哈密去拉,但是它接纳了一位将军。其实从古到今,这个关隘迎接过的不是一位将军,它给许许多多的人都留下了记忆。

离开星星峡,我把记忆的船停泊在戈壁滩上,寒风凝固成岁月的诗行,许多文人墨客、边官武将、匆匆行人在我的记忆里就像风一闪而过,而唯独这个小镇,是我记忆中的梦,经过两个多小时,一阵小睡过后又是哈密。



看不见的河流

这是近千条在地下网织的河流，浩浩 5000 公里，它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可惜当时长城我还没有去过，京杭大运河也没有去过，我只去过世界第二低地吐鲁番，然后我看到了这些地下的河流。当吐鲁番 40℃ 的高温让人感到难以忍受时，从干涸的戈壁滩中流出的甘泉让人感到自然凉的滋味，这就是坎儿井。它从表面看似井，从地底下看似渠，从出口看似泉，但实际上它是河流，在地底下流淌的河流，当河流涌出地面时，戈壁滩上便出现了绿洲。

吐鲁番的先人们是何等的聪明！他们明知这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是存不住水的，因为这里是一片火洲，当年齐天大圣也奈何不了吐鲁番，他也得借助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否则难过火焰山，但是吐鲁番的先人们硬是让火洲里涌出水来。地上不能修渠就走地下，于是戈壁滩上井成网，戈壁滩下水成河，一代代、一辈辈的吐鲁番人挖河不止，先人们挖出的坎儿井，滋润了高昌、交河这样的历史古国，同时，先人们通过挖井，也在不断启迪后人，在吐鲁番要求得生存，没有坎儿井是不行的。坎儿井既是先人们的睿智和汗水的结晶，又是戈壁



滩上的一座无字丰碑。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三大工程之一，坎儿井永远都是一条地下的河流，而且它从来都不张扬，这些默默流淌的河流，穿越了历史的空间，像歌者一样，千百年来时刻也没有停止吟唱。我去过吐鲁番许多次，每次我都像一个虔诚的朝觐者一样，既是为了去旅游，也是为了接受洗礼。当火热的太阳不间断地烘烤这片低洼之地，当地上的人类焦渴难耐之时，不管是本地人还是旅游者，每个人心中都有流淌的河流，那是一片润泽，一片舒心的清凉，这是我对吐鲁番的感觉。坎儿井上没有宏伟的建筑，没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留下的豪言和壮语，它没有长城长，也没有京杭大运河边的好风光，但是它与它们一样永垂不朽。

坎儿井是一个奇迹。在我看来，坎儿井的伟大并不比长城和大运河逊色，不是吗？尽管这三大工程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尽管我们曾经自豪地宣称宇航员在太空飞行时，首先看到的是万里长城，尽管大运河开辟了南北交通，但是我要说它们从实际利用上都比不上坎儿井。因为长城和大运河里有着中国人太多的血和泪，长城，一部孟姜女哭长城就足够说明，那是由太多太多的穷苦人的尸骨堆积而成，当时的统治者在修长城时并没有考虑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政权，秦始皇更是为了他的千世万世而为君。至于大运河，完全是一个荒淫无度的皇帝的一时兴起，那是为了方便皇帝游玩的一条河。而坎儿井不是这样，从它挖掘之日起，就是为了造福，这些地下的河流曾经给火洲的人带来过无限的喜悦和幸福，因此，它不可能是统治者强迫人们去挖井，更多的可能是出于大家的自愿。今天的人们对长城和大运河总是充满了一种自豪感，其实我们更应该为坎儿井这样伟大的工程而自豪。对于长城和大运河我只有敬佩，就是自豪不起来。因为想起长城和大运河，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那些忍辱负重的先人们，真正不朽的应该是他们。

每次到吐鲁番我都会对这片绿洲充满了感激，在浩瀚的戈壁滩中有了这样的一片绿色，心灵中就会多了许多慰藉感和归宿感，其实这一切都归功于有了坎儿井。



走进一个没有人的城堡

这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我在问自己，也在问天和问地，这偌大一个城堡，人呢？

这是一座空城，每座屋子都空着，小巷的深处，就像一个问号。但是，这些巷子对我们人类来说，又那么熟悉，我感到自己像一个贪玩的孩子，走失得太远，当回到自己那熟悉的故土时，发现人都没了，城也空了，家已不知在何方。真感叹天上一日，人间千年。只好任“小巷又深又长 / 我用一把钥匙敲着厚厚的墙”。

其实，我已不止一次走进交河故城，这是 2000 多年前车师人的故乡，可是现在已经人去城空。6 月天，当我再一次踏进交河，发现整座城里就我们 4 人，小柴、李主任、小马和我。因为闹“非典”的特殊时期，这里连平时众多的游客都没了。“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古人的诗句成了我对这座城的想象。当车师前王在公元 450 年举起降旗开始，在这座城堡生活了 700 年的车师人就感到了生存的危机，战争，一次又一次的战争，迫使交河城里的人不得不冲出城外，甚至跑到数千公里外的中原，以寻求安身之地。但是，交河城的人没有想到自己的灭顶之灾是在 900 多年后的 1383 年，